

對  
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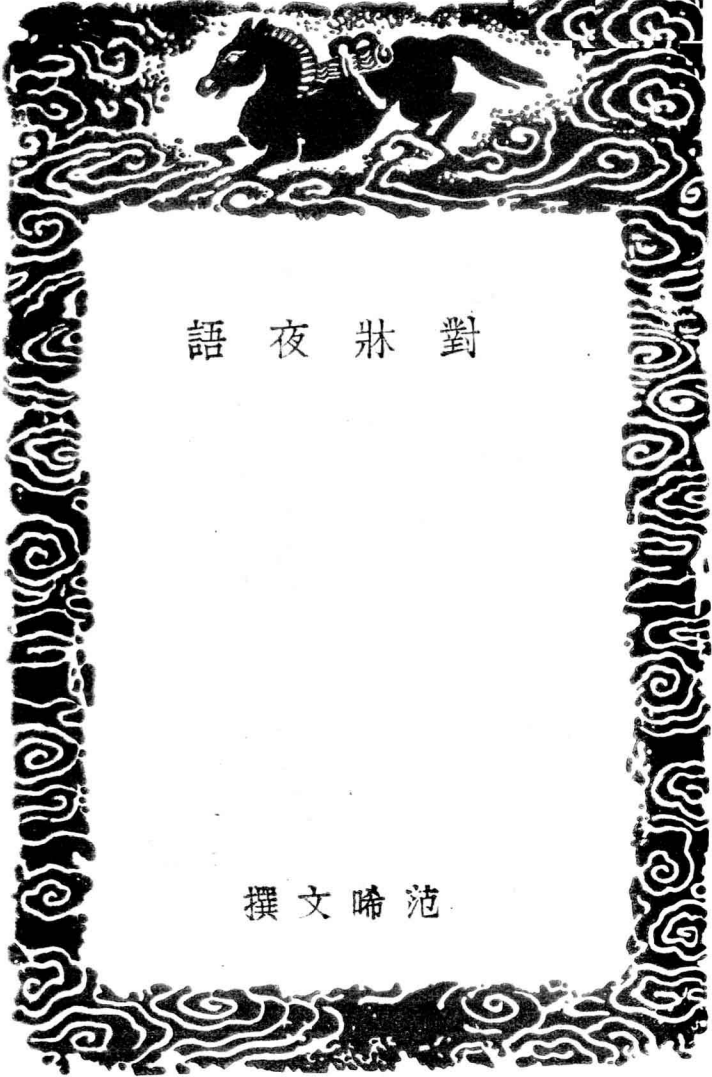
牀  
南

夜  
詩

語  
話







對牀夜語

范晞文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語夜牀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長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雞戒晨而畢。株連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王介甫談經。以爲優于經。其爲史學者。又視爲史。無他。事覈而理勝也。韓退之謂李長吉歌詩爲騷。而進張籍詩于道。楊大年倡西崑體。一洗浮靡而尙事實。至送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節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于言詞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輒序于對牀夜語之首。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馮去非可遷甫。良月二日。去非頓首再拜。

景文詩盟尙幹。契友去非。若夫興懷姜堯章同遊時。又高髯葉靜逸輩日夜釣遊時。又近與孫道子張宗瑞輩譴浪笑傲于間。今不能得。游從一二老友。栩栩然夢游。合眼欹枕。能在目中。是亦遊也。舊交新貴。往者不我思。來者不我卽。雖夢中亦不復得見。得見景文斯可矣。況對牀夜語。可與晤語邪。序文而敢以不能辭。愚詩漫以求教。其間有一聯云。讀書祇爲聲名計。亦恐菴山解笑人。不直作者一笑。姑以侑空。書意不宣。去非頓首再拜。

# 對牀夜語卷第一

宋 孤山人 范晞文 景文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又駟馬對閔。輪車鸞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辭高子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亦以服御自美也。

古詩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言妻之于夫。猶竹根之于山阿。兔絲之于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云。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簞籜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詞。第反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

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詩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悲其君有酒食鼓

瑟之不能樂。猶有國而弗治。則將爲他人之所有也。曹子建樂府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又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過。生存華堂處。零落歸山邱。有詩人爲樂之意。而無其諷。又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既欲其樂。又慮其荒。此詩人憂深思遠之意。陸士衡云。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殽既臧。短歌可咏。長夜無荒。全是詩人之體。

七哀詩。子建云。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怨遊子之未返也。王仲宣云。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歎時世之喪亂也。又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感羈旅之多憂也。張孟陽云。毀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傷漢陵之發掘也。又白露中夜結。木落何條森。慨秋氣之可悲也。哀之雖同。而意各異。初不解七哀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子建公讌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讀之猶想見其景也。是時劉公幹王仲宣亦有詩。劉云。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王云。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皆直寫其事。今人雖畢力竭思。不能到也。

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胡兒號

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亦必不忍刪之也。劉商雖極力擬之。終不似。蓋不當擬也。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感歎有餘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於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辨則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旣押徊。又押哀。乃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證。蓋古未拘音韻。旁入他聲者。亦奚疑焉。若魏文帝漫漫秋夜長。皆押十陽。獨一句云三五正縱橫。又阮籍登高臨四野。皆押七歌。獨一句云豈復歎咨嗟。不知解者又當如何。苟謂後世亦有如此押者。則擬古者仿之耳。非古人作古之意也。

張茂先穆如灑清風。渙若春華敷。又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以對言之。則當曰清風灑。聽鳴鶯也。古對間當如此。亦楚詞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

謝惠連屯雲蔽會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連四韻句法皆相似。古詩正不當以此拘也。

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



久留滯。棄置忽復陳。客子常畏人。又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此結句換韻之始。

楚詞。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古塘上曲。有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菅與蒯。前云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或謂甄后爲郭后所譖。遂作此。觀其辭。殆亦是也。陸士衡云。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惟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則爲甄后作無疑矣。劉休元擬古云。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適與士衡末句同。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坡謂韓退之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蜚。與詩意同。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又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云。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退之又居其後也。

子建詩。朱華冒綠池。古人雖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陸士衡云。飛閣縷虹帶。層臺冒雲冠。潘安仁云。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顏延年云。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壟生。江文通云。涼葉照沙嶼。秋華冒水潯。謝靈運云。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皆祖子建。

張平子詩云。我聞其聲。載坐載起。王仲宣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劉公幹云。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懷人之意。盡於此矣。

左太冲咏史詩云。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鮑明遠咏史云。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江文通咏史亦云。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三詩一軌也。

子建云。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夕至于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

傅元詞云。美女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亂猶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延年歌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石季倫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參此敍。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

王景元詩。詎憶無衣客。但知狐白溫。用子建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之語。謝元暉亦云。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靈運詩。初篁包綠籜。新蒲含紫茸。邱希範詩。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綽有流麗之風。視小謝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句。亦無媿。

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鮑明遠數詩也。卦名人名。及建除等體。世多有之。獨無以此爲戲者。

鮑明遠詩。朱脣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全類張籍王建。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求之。但行至半道。卽迷不知。

路沈休文云。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又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用前事也。古詞云。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又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皆沿韓非之微意而變之耳。

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謝靈運會吟行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盡踵其步驟。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云。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云。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敬祖云。仰視垣上草。俯察塔下露。又俯臨清泉淵。仰觀嘉木敷。謝靈運云。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又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辭意一也。古人句法極多。有相襲者。如前所議日暮碧雲合。及朝遊江北岸之類皆是。若嵇叔夜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元。則運思寫心。迥不同矣。

宋袁淑有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蓋淑爲彭城王府祭酒。王不好文學。故云。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不見其全篇。蓋題是昔昔鹽。其詞云。垂柳覆金隄。藤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珠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無非閨中懷遠之意。但不知立題之義如何。趙嘏乃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亦復綺麗。其中有云。良人猶遠戍。寂寞夜闌空。繡戶流春月。羅帷坐曉風。魂飛沙帳北。腸斷玉關中。尙

自無消息。錦衾那得同。又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  
聲。未道休征戰。愁眉又復低。

## 對牀夜語卷第二

嚴滄浪羽云。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尙矣。不假悟也。陶謝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姜白石夔亦有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聖處要自悟。蓋文章之高下。隨其所悟之深淺。若看破此理。一味妙悟。則徑超直造。四無窒礙。古人卽我。我卽古人也。

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以是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

蕭千巖德藻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不可也。老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而至破萬卷。則抑揚上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爲詩也。

劉後村克莊云。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尙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

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尙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皆古人之詩也。

周伯弼弼云。言詩而本于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島之詩未必盡高。此心亦良苦矣。信乎非言之難。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雖然。馬非伯樂而不鳴。琴非子期而不調。果不吾遇也。則困鹽車焦爨下。吾寧樂之。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闢其闢。與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古廳眠易鬢。老吏語多虛。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林花掃更落。逕草踏還生。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棋。古塔蟲蛇善。陰廊鳥雀癡。病嘗山藥遍。貧起草堂低。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地古多生藥。溪靈不聚魚。隴狐來試客。沙鷗下欺人。遠鐘驚漏壓。微月被燈欺。古壁燈熏畫。秋琴雨漫絃。草礙人行緩。花繁鳥度遲。右數聯亦晚唐警句。前此少有表而出者。蓋不獨雞聲人跡風暖日高等作而已。情景兼融。句意兩極。琢磨瑕垢。發揚光綵。殆玉人之攻玉。錦工之

機錦也。然求其聲諸韶濩氣泐金石則無有焉。識者口未誦而心先厭之矣。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

老杜詩。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上聯景。下聯情。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上聯情。下聯景。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景中之情也。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景相觸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或者便謂首首當如此作。則失之甚矣。如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雁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清光。前六句皆景也。清秋望不盡。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後六句皆景也。何患乎情少。

五言律詩。固要貼妥。然貼妥太過。必流於衰。苟時能出奇。於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則貼妥中隱然有峻直之風。老杜有全篇如此者。試舉其一云。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散句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一逕野花落。孤邨春水生。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用實字而拗也。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用虛字而拗也。其他變態不一。卻在臨時斡旋之何如。



耳苟執以爲例。則盡成死法矣。

虛活字極難下。虛死字尤不易。蓋雖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爲難。老杜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及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人到於今誦之。予近讀其瞿塘兩岸詩云。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猶忽二字。如浮雲著風。閃爍無定。誰能跡其妙處。他如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地偏初衣衿。山擁更登危。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皆用力於一字。

仰看明星當空大。無處告訴只顛狂。但使殘年飽喫飯。案頭乾死讀書螢。卻似春風相欺得。更接飛蟲打著人。堂上不合生楓樹。不分桃花紅似錦。惜君只欲苦死留。數日不可更禁當。皆化俗爲雅。靈丹點鐵矣。又王孫若箇邊。若箇猶那箇。遮莫鄰雞報五更。遮莫猶儘教。若爺娘妻子走相送。則本木蘭不聞爺娘哭子聲。又昏黑應須到上頭。乃是常琮全語。

數物以箇俗語也。老杜有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雙字有樵聲箇箇同。箇箇五花文。漁舟箇箇輕。卻遠井欄添箇箇。司空圖鶴羣長遶三株樹。不借閒人一隻騎。隻亦箇字之類。

老杜偏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汎江夜宴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荷花。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岳廟。手持杯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韻。而實有工於押韻者。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略動如神。以下聯貼上聯也。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

怨惜夢盡失歡娛。猶前格也。特倒置下句耳。若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未見其全篇如此。亦又一格也。

雙字用於五言。視七言爲難。蓋一聯十字耳。苟輕易放過。則何所取也。老杜雖不以此見工。然亦每加之。意焉。觀其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不用納納。則不足以見乾坤之大。不用行行。則不足以見道路之遠。又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則一氣轉旋之妙。萬物生成之喜。盡於斯矣。至若汀烟輕冉冉。竹日淨暉暉。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野逕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地晴絲冉冉。江碧草纖纖。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相逢雖袞袞。告別莫匆匆。等句。俱不汎。若濟潭鱉發發。春草鹿呦呦。則全用詩語也。

老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以終日對兩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以短長對雲雨。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對雨露。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以登臨對風物。句意適然。不覺其爲偏枯。然終非法也。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

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豐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又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咏閒適。則曰坐歇青松晚。行吟白日長。狀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類。詞貴多乎哉。劉後村有云。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

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颯駭電。猶隱絃撥間也。

周伯弼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相半。又次之。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於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昧者爲之。則堆積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編一出。不爲無補。後學有識高見卓。不爲時習熏染者。往往於此解悟。間有過於實而句未飛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譏。然刻鵠不成。尙類鶩。豈不勝於空疎輕薄之爲。使稍加探討。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四虛序云。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化景物爲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否則偏於枯瘠。流於輕俗。而不足探矣。姑舉其所選一二云。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又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若猿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風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虛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於四實也。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言唐詩者多尙此。及觀其作。則虛者枯。實者塞。截然不相通。徒駕宗唐之名。而實背之也。其前實後虛者。卽前格也。第反景物於上聯。置情思於下聯耳。如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蒼舊幾家殘。則始可以言格。若劉商晚晴江柳變。春夢寒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則下句幾爲上句壓倒。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弼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今撫其警句，可以爲法者，書於後云。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夜漏稀。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堤。潮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疎。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凌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洛城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金陵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書所見云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衛將軍廟云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才散魯連歸。皆妙。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趙嘏劉滄七言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古樂府當學王建，如涼州行、刺促詞、古釵行、精衛詞、老婦歎鏡、短歌行、渡遼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風，一失於俗，則俚矣。

或問放翁曰：李賀樂府極今古之工，巨眼或未許之，何也？翁云：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於用無有也。杜牧之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豈亦惜其詞勝，若金銅仙人辭漢一歌，亦傑作也。然以賀視溫庭筠輩，則不侔矣。



# 對牀夜語卷第三

李太白北上行。卽古之苦寒行也。苦寒行首句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因以名之也。太白詞有云。磴道盤且峻。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又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此正古詞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太白又有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詞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又汲水澗谷阻。采薪隴坂長。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是亦古詞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詞語小異耳。陸士衡謝靈運諸作。亦不出此轍。若老杜則不然。曰漢時長安一丈雪。牛馬毛寒縮如蝟。又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一空故習矣。

老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前輩謂此聯能窮物理之變。探造化之微。又有句云。久露清初溼。高雲薄未還。又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雖不迨前作。然含悠揚不迫之意。他人未易及也。若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則又於前所稱者不同也。

老杜多欲以顏色字實第一字。卻引實字來。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也。不如此。則語既弱而氣亦餒。他如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紅浸珊瑚短。青

懸藤荔長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皆如前體若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益壯而險矣

老杜詩冬溫蚊蚋在人遠鳧鴨亂詩意謂因冬之溫故尙有蚊蚋因人之遠故鳧鴨得恣其亂默有所寓也韓子蒼乃謂人遠如鳧鴨之亂恐非公意況此十字正是五言句法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觀此則老杜不取世俗說也然又有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達道之言也詩云乎哉

自京赴奉先有云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未登貧窘有倉卒舐犢之悲流出胸臆故彭衙行云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餐赴王十五會云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自寄一封信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亂離之後殺戮殆盡其能全家生免者幾希矣故反畏其消息之回憶昔云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亦慮其動懷舊之悲也

干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感憤之作也曾何傷若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

俱塵埃吐聖人之名而使之與盜賊同列。嘻得罪於名教亦甚焉。或謂孟子曰舜跖之徒。舜與跖豈可徒耶。然爲利爲善之別亦昭然矣。

寄岑參云。沉吟坐秋軒。飯食錯昏晝。謂懷人之深。至忘昏晝也。夔府咏懷云。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謂小人之僭。不可假借也。至日云。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堂成云。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呀鶻云。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回首。他如尙錯雄鳴管。錯揮鐵如意。及舉目貪看鳥。回頭錯認人。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雖出一手。而用之工拙亦甚易辨。

漢書。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最能行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劉少府畫山水歌。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本漢語也。

子厚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老杜有齊魯青未了。劉禹錫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退之綠淨不可唾。老杜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乃知老杜無所不有。

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祗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亦反其事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與劉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長句雅俱不及。杜戴叔倫對月云。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對誰。欲脫其胎而不可。蓋才力不逮也。東坡用其意作中秋月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遂成絕句。



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昇家詩云。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近時嚴坦叔還家詩。亦有舊時巷陌渾忘記。卻問新移來住人。頗得知章之遺意。

老杜得弟信詩云。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喜觀卽到詩云。待爾噴烏鵲。拋書示鵲鴿。是皆用鵲鴿寓兄弟事。其憶之則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別之則云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又止於盡憶別之意。未嘗用事也。亦何害其不爲憶弟別弟之詩。其他與子姪之詩亦然。近因舉許渾示弟詩。有云。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或謂不見示弟之意。不足爲佳。似未嘗讀杜詩也。

好句易得。好聯難得。如池塘生春草之類是也。唐人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朽關生溼菌。傾屋照斜陽。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廢巢侵燒色。荒冢入鋤聲。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迸筍侵窗長。驚蟬出樹飛。下句皆勝於上。老杜固不當以此論其工拙。然亦時有此作。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等句。皆不免此病。

十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人謂此詩本願。况一別二十年。

人堪幾回別之句。予讀老杜別唐十五詩云。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顧之意。或原於此。張籍有絕句云。山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鬚。句不同而意極長。使後人能於其中易以一字。則不足以爲絕句。賈島亦有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與張意同。

韓偓落花詩。總得苔。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弱甚。老杜有從教醉裏風吹盡。可待醒時雨打稀。去偓輩遠矣。王建亦有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正堪與偓詩上下。

詩用古人名。前輩謂之點鬼簿。蓋惡其爲事所使也。如老杜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等作。皆借古以明今。何患乎多。李商隱集中。半是古人名。不過因事造對。何益於詩。至有一篇而疊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兩蕭蕭。此猶有微意。牡丹詩云。錦幃初見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石崇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不切甚矣。

詩人形容新臺之事。不過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籛不鮮。形容公子頑之事。不過曰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如是而已。李商隱詠眞妃之事。則曰。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彰君之惡也。聖人答陳司敗知禮之問。恐不爾也。又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又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又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輕天下之心。大抵商隱之詩類如此。如東阿王云。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曼倩詞云。如何漢

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至有趙后樓中赤鳳來之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安在。

人知許渾七言。不知許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劉長卿五言。不知劉七言亦高。許五言如樹色隨山迥。河聲入海遙。月高花有露。烟合水無風。別馬嘶營柳。驚鳥散井桐。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全篇如示弟云。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誰人識。烟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雁又南飛。長卿七言。登餘干古城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來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其他散句。如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措思削詞皆可法。餘則珠聯玉暎。尤未易徧述也。

許渾絕句亦佳。但句法與律詩相似。是其所短耳。學仙云。聞有三山不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緱仙廟云。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秋思云。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皆無衰靡之氣。若旌儒廟云。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四皓廟云。山酒一卮歌一曲。漢家天子忌功臣。則雄拔藻麗之中。有一段議論在。又與前作不侔矣。其始皇墓云。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曹鄴亦有行人上陵過。卻拜扶蘇墓。扶蘇非有德於人者。意亦不如許。

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前輩謂上句置靜意於動中。下句置動意於靜中。是猶作意爲之也。劉長卿片雲生斷壁。萬壑徧疎鐘。其體與前同。然初無所覺。咀嚼既久。迺得其意。

有所思古樂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閱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昏晨至誠烝烝通神明傳者一失於正遂致庾肩吾有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吳均有春風驚我心秋露傷君髮至盧仝則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豈亦傳習之誤耶或謂仝此詩自有所寓云崔豹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列女傳曰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僧貫休乃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毋相非味其詞則杞梁乃秦之築城卒其妻亦未嘗死也

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與雍陶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之句同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

吳融秋樹詩云曉烟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姚倫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或許其有摹寫之工劉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亦佳但不題樹然起句云林塘夜汎舟蟲響荻颼颼引帶而下頓覺精彩盧綸山中古木云墜葉鳴荒竹斜根擁斷蓬半侵山影裏長在水聲中思致亦不淺



# 對牀夜語卷第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遶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珮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偓卽目云。須信閒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茆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駢爲呂用之所紿。至於殺身亡家而不悟，固無足取。然此等辭語，決非塵埃人可道。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錄於此。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拜月云：開簾見月時，便卽下塔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蕪城懷古云：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前二篇備婉戀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感。

王昌齡從軍行云：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未報也。岑參云：早知逢世亂，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時也。意雖反而實同。

岑參詩：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賈島云：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遠途悽慘之意，畢見於此。

王維寄崔鄭二山人云：鄭生老泉石，崔子老邱樊。賣藥不二價，著書仍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子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是時維官必未顯也。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則可言而不言。綦毋

潛之落第孟浩然之斥還豈亦維謀之薦之不力也

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

楊衡詩云落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尊酒曉月當窗白語意清脫略無塵土紛華之氣及讀其白紵詞則有云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又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汎灑紅蓮溼牽君攬帶翻成泣又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全類李長吉謂與前詩同出一喙吾不信也其看花小句亦佳詩云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

蘇渙有變律詩二首其一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言語如此則渙亦非尋常之盜也

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皇甫冉云岸有經霜草林有故年枝俱應待春色獨使客心悲不如適氣長而有生意淵明歸去詞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冉述之也

老杜入六弟宅詩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李嘉祐云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初謂唐人自有此稱及讀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乃知不始唐人也

老杜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



飄零何處歸。韓退之云。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埽不見蹤跡。疾惡之意一也。然杜微婉而韓急迫。豈亦目擊。伍文輩專恣而惡之耶。退之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觀。喁喁魚闌萍。落落月經宿。閭闔樹牆垣。巖巖架庫廩。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闔闔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猶奔。蠢蠢駭不懋。連十四句。皆用雙字起。蓋亦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之意。

退之序孟東野詩云。東野之詩。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又薦之以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奭。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東坡讀東野詩。乃云。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當鬪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退之進之如此。而東坡貶之若是。豈所見有不同耶。然東坡前四句。亦可謂巧於形似。

東野長安道詩云。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長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何人家。笙簧正喧吸。氣促而詞苦。亦可憐也。退之有贈孟之詩云。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亦廣其意而使之安其貧也。

則哀其四十年間哭三世耳。子厚亦然。祕書姜學墓。謂其生三日。卽授六品官。及嗜音畜妓。襄陽丞趙公矜墓。亦獨記其子求銘之事。又溫縣主簿韓慎墓。不過曰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古人誌實不少假。今則不然。眞諛墓也。

退之銘墓其詞約。子厚銘墓其詞豐。各炫其長也。子厚獨銘覃季子墓云。困其獨。豐其辱。兩句而已。

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斃。誌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此二文之本。

退之紀夢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遊青龍云。忽驚顏色變韶稚。卻信靈仙非怪誕。又謝自然云。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信且見矣。華山女云。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又誰氏子云。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非不信且見。故從而斥之也。

聯句或二人三人。隨其數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則不同。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

一人一聯者。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詞貫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則真四公子某耳。

東野詩云。靜木有恬翼。潛波無躁鱗。迺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蓋謂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擇。其所寓言云。誰謂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謂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是又欲和光而同塵也。下句亦本太白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第反其意耳。

王荆公謂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卽小兒言語。予觀唐詩。知此句乃皇甫冉詩。荆公誤記也。其詩云。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烟空翠合。湖月碎光流。云云。王昌齡亦有寒鳥赴荒園之句。似不逮前。雖句中不可無好字。亦看人用之何如耳。岑參有句云。愁雨懸空山。懸字不易及。裴說用之云。嶽面懸青雨。點化既工。尤勝於岑。李嶠有星月懸秋漢。唐僧有雪溜懸南岳。又懸燈雪屋明。皆於懸字上見工。

老杜泉詩有云。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涵蕩二字。曲盡形容之妙。嚴維詠泉亦云。獨映孤松色。殊分衆鳥喧。頗得老杜活法。又張鼎咏僧舍小池云。冷光搖砌錫。疎影露枝猿。人皆知其搖露二字有功。殊不知其用心實在砌字枝字之上。熟參者始知之。唐人又有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窺魚光照鶴。洗鉢影搖僧。皆咏泉之作也。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商隱人日詩云。文王喻

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句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縷金作勝。傳荆俗。翦綵爲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正如前語。若隋宮詩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又籌筆驛云。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則融化斡旋。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商隱又有題新剏河亭詩云。河蛟縱翫難爲室。海蜃遙驚恥化樓。不過蛟室蜃樓耳。而點化如此。世稱王禹玉鳳輦鰲山之句。本斯意也。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唯與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則絕類老杜。

李商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韓偓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談諧侍漢皇。又長卿祗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時韓在翰林。故出此語。現李爲切。

韓偓在唐末。粗有可取者。如沙頭有廟。青林合驛。步無人。白鳥飛。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白髭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五言如鳥啼深不見。人語靜先聞。雖神氣短緩。亦微有深致。其秋夜憶家絕句云。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悽楚可悲。亦善於詞者。若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又蕭艾轉肥蘭蕙瘦。可能天亦妒馨香。是直訕耳。詩人冀埽地矣。



# 對牀夜語卷第五

阮嗣宗咏懷云。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邱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可謂混貴賤之殊。盡死生之變。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則簡而妙矣。又劉越石答盧諶云。何以贈子。竭心公朝。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鮑昭東武吟云。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老杜哭嚴僕射云。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善用古者自不同。若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則又用鮑明遠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之句。又身輕一鳥過。亦用張景陽詩。張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皮日休七愛云。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又云。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倣前詩也。

羅隱隴頭水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于漬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所賦同。造語同。未有議其非者。今人則豈無剽竊之疑。又如皇甫冉詩云。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霄中。李端云。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虛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望。清秋

見楚宮句意亦同。

宋玉高唐賦云。昔楚襄王與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嘗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又神女賦云。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詳其所賦。則神女初幸於懷。再幸於襄。其誣蔑亦甚矣。流傳未泯。凡此山。之片雲。滴雨。皆受可疑之謗。神果有知。則亦必抱長憤於沉冥恍惚之間也。于濇有詩云。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宋玉恃才者。憑虛構高唐。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峨峨十二峯。永作妖鬼鄉。或可以洩此憤之萬一也。

常建弔王將軍墓云。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哀之至矣。第二聯尤妙。祖詠有夕次圃田店詩。亦與前格相類。詩云。前路入鄭郊。向經百餘里。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已。落日桑柘陰。遙村烟火起。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秀整而韻不緩。且曲盡旅行之意。詠又有風簾搖竹影。秋雨帶蟲聲。又遠樹低蒼壘。孤山出草城。亦錢郎之亞也。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常恐道路旁。掩棄狐兔塋。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詞。念念不忍聽。惜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右趙微明回軍跋者之詩。只讀起句。不必看題目。亦必知爲此詩矣。所謂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則前月行軍之速。今日被疾而歸。曲見於此。又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百世之下。誦之猶慘然。其時可知也。結句用事尤著題。

目有不盡之哀。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驅駕雖未及前，而淒苦之意，殆無以過。起句亦盡。

劉滄咸陽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唐彥謙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論句法，則劉不及唐。然序懷感之意，得諷興之體，則劉詩勝。若崔曙登仙臺云：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思優柔而語益健矣。劉滄下聯云：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視許渾高樹有風聞夜聲，遠山無月見秋燈，尤爲工妥。王荊公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之句，必自此聯出也。

劉灣雲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且喪亂之世，妻倚夫而苟生，父恃子而送死者，今皆先其身而天，則鰥寡孤獨，失其所矣。但詞傷於直。潘安仁關中詩云：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亦欠包涵之工。

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工於述者也。白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任彥升哭人云：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白樂天亦用之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張祐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



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倣白。獨薛能一首變爲淒楚耳。李商隱亦有二絕。立意頗新。其詞云。暫憑尊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唯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商隱別有柳枝詞。味其序。柳枝乃商隱從昆讓山鄰家之女。因悅商隱。燕臺詩遂通其約。且以後三日爲期。會友人盜商隱臥裝先去。不果留伺。後竟爲他人所有。詩中所謂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值牙香。非不忍也。不果也。若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又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亦惜其不終遇之意。

商隱詩。鬪雞回玉勒。融麝暖金釭。玳瑁明朱閣。琉璃冰酒缸。七言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鏤。金玉綵繡排比成句。乃知號至寶丹者。不獨王禹玉也。

劉長卿有湘中紀行十詩。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光復相映。浮石瀨云。秋色照瀟湘。月明聞蕩槳。橫龍渡云。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皆勝語也。他如天光映波動。月影隨江流。又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燈。又潮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又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詞妙氣逸。如生馬駒。不爲韁絡所掣。讀之使人飄飄然。有憑虛御風之意。謂其思銳才窄者。不亦誣矣。

劉長卿王昭君歌云。自矜驕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

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銅雀臺尾句云。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來往處。皆反覆包蓄。得古風體。他如朔風蕭蕭動枯草。旌旂獵獵榆關道。漢月何曾照客愁。胡笳只解催人老。又橫笛能留孤客愁。綠波澹澹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如此等作。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

鄭谷鷓鴣詩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用鈎輅格磔等字。而鷓鴣之意自見。善咏物者也。人惟傳其海棠一聯耳。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闌。木落覺城空。非不佳。但驚覺兩字。失於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無氣。

張祜公子詩云。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公子之富貴可知已。顧況云。雙鐙懸金繆。鶴飛長衫刺雪生。犀束不過形容其車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氣象不侔矣。雍陶云。金鞭留當誰家酒。拂柳穿花信馬歸。公子豈空囊而出耶。若改留字爲戲字。猶可也。

唐人咏太和公主還宮詩極多。惟李頻一聯最佳。詞云。禁花半老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其他五言如河聲入峽急。地勢出關低。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可與十才子並驅。

李贊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錢起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雖詞約而深。不出前意也。贊皇詩人少知之。而錢以此名世。亦可見幸不幸耳。

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條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戴叔倫亦有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意稍露而氣益暢。無媿於前也。

詩用生字。自是一病。苟欲用之。要使一句之意。盡於此字上。見工。方爲穩帖。如唐人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峯陰。秋雨慢琴絃。松涼夏健人。逆字。抱字。卸字。慢字。健字。皆生字也。自下得不覺。

戎昱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樂天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唐僧善生云。縱然爲客樂。爭似在家貧。皆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太白亦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唐僧澹交寫真詩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綵聚空塵。堪笑子兼爾。俱爲未了人。或稱其了死生。齊物我。予謂此詩謂之不著題不可也。若論見識。則譬猶盲者之捕蟬耳。求其聲尙不可得。況其形乎。清尙哭僧詩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斯可以言悟。

張喬多有好絕句。河湟舊卒云。少年隨將討河湟。白首清時返故鄉。十萬漢家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漁父云。首戴圓荷髮不梳。葉舟爲宅水爲居。沙頭聚看人如市。釣得澄江一尺魚。不獨城鎖東風十五橋之句也。又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應得還鄉夢。起讀前秋轉海書。亦籍牧之亞。情新因意勝。意勝逐情新。上官儀詩也。王駕有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脫胎工矣。人以爲此

格自駕始。非也。或又謂爲荆公所作。亦非也。

鴿墜霜毛落。定僧寒蟻發。定衣坐石鳥疑死。又螢入定僧衣。非衲子親歷此境。不能道也。若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七千里外一家住。十二峯前獨自行。行腳之作也。上聯則沈佺期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下聯則柳子厚十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楓根支酒瓮。鶴虱落琴牀。貫休詩也。鶴虱兩字。未有人用。又童子念經深竹裏。獼猴拾蟲夕陽中。亦生。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后。清塞云。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已云。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泉聽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琴聽貫休云。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子蘭云。疎鐘搖雨腳。積水浸雲容。懷浦云。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景文亦良士也。掇拾古人前後歌詩句語，許品頗當，彙而成帙，名之曰對牀夜語。緬想金玉良友，清宵霏屑悠然，不礙日出事，非籌夜者之一奇觀乎？則其爲人脫略無滯留，誠得張弛之宜也。若曰供長日展玩，豈其宜哉？用是敢翻梓不廢。時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太學生江陰陳沐新之識。

景文號葯庄，錢塘人。南宋太學生，嘗與高菊圃、姜白石諸人遊。咸淳丙寅，同葉李、蕭規等上書詆賈似道，似道以泥金飾齋扁事罪之，分竄瓊州。其行詣卓然，殆陳東、歐陽澈之流。非如江湖詩人，僅以風雅自命而已。所著夜語一編，詞約理勝，深得說詩之旨。景定間，南康馮去非爲之序，諄諄以名節相勉。景文卒亦不負其言。斯可謂之知己矣。歷歲寢久，漸泯其傳。杭人鮮有能舉其姓氏者。予因取家塾舊鈔，正以前明活字印本梓而行之。蓋亦惟其人，不徒以其言也。景文當元世祖時，程鉅夫奉詔求賢，與趙孟頫同薦于朝，授江浙儒學提舉，不赴。後以子拱爲無錫教授，遂卽邑之茅場里居焉。故其行事略見于無錫流寓志。近錢唐厲孝廉鶚箋絕妙好詞，則云以程鉅夫薦擢江浙儒學提舉，轉長興丞，有葯莊廢藁，當別有所據。予所見林虜齋集中題范晞文詩藁一律云：研翫新編比碎金，知君風月滿清襟。才高欲進竿頭步，興到還磨盾鼻吟。字有三千何日奏，藁留五七已年深。漢廷射策無蘇李，千載河梁是正音。范蓋以武資請解，故有竿頭盾鼻一聯云。

乾隆壬辰十月十日，古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滹南詩話

王若虛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在先故據以排

印

# 溥南詩話卷一

宋 棗城王若虛從之著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閒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鵲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真。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閒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嘖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願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閒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茗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茗溪以爲得其膏旨。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于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茗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

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卓鷗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永叔江隣幾以物中初蓋底。埴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盃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旣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卯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 溥南詩話卷二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我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鬮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大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

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閒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宿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

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卽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却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若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諂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若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閒及于脂粉之閒。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媠。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荊荆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

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本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肩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新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元。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宕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

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用。然不爲無補于世。又云。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寧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

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閒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閒。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元真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受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密更微。園客蠶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 溥南詩話卷二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臥雲龍。真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太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惇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驚人。若鷹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閒。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蔦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娉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尙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

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子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閒。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于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以措意邪。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閒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淪花蠶。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

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遊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遊之作。少遊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蜘蛛。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斷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閒巧。不道人閒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閒。定卻向人閒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茆荆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于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卽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醢醢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尙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哲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羸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醢醢尙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譏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醢醢。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詠何物。草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與作者

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閒。乃知此弊有自來矣。按曹元象一作曾元象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伴。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sup>有</sup>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使露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臙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子友彭子升嘗易臙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閒。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

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閒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冝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閒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